

●张冠林 著

雪域河源

张冠林



●张冠林 著

(下册)

古城河源

张冠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河源/张冠林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2
ISBN 7-5059-2884-8

I. 雪…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369 号

书 名	雪域河源(上、下册)
作 者	张冠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谢群 李珊莉
扉页摄影	叶宝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658 千字
印 张	28.5
插 页	6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84-8/I·2164
定 价	4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卷 二

在春节已经来临的日子里，骑兵三连的兽医任天胜，从歇武来到结古骑兵营营部，他从营长秦冬季的口中打听了有关确定转业的消息之后，就去了部队机关，面见了玉树部队最高首长边震江司令员。

任天胜在边司令员那铺着红松木地板的套间办公室里，进去得很容易，出来得也很容易。

从此，骑兵三连的任天胜兽医就隔三差五地从歇武来到结古，见天骑着自行车，穿着擦得黑亮的骑兵军官那带马刺的高筒马靴在司令部的首长大院里转悠了……

为此，边震江司令员一个电话，就将独立骑兵营的营长秦冬季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面色严峻而毫不客气地将秦冬季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限期责令他回去后必须严加管理。

“这是军队，不是游击队，想怎样就怎样……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何况游击队……也不能说来就来，想走就走吧……你立马回去，现在就回去，与你们的营教导员好好研究研

究，想想办法，先做一做思想政治工作……”边司令员喘了口因生气和激动而说话不易的高原空气，又说：“在部队，谁又没个困难呢？如果大家都去强调个人的原因，那部队，不就都走光了吗？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做什么？”边司令员望着始终不语的秦冬季终于停了下来。

“任兽医……的确有他的难言之隐！”骑兵营长秦冬季在看到边震江司令员眼眶中那流露出的一丝同情之光和终于在理性中明显缓和下来的语气之后，就试探着简洁地说。

“知道！有些情况……我还是掌握的，对他的家庭状况，我也并非一无所知。”边司令员挥了一下手，十分肯定地说。

“任天胜的兽医技术，在营里还是属第一的。”营长秦冬季补充道。

“这我已给骑兵三连长刘晨阳打过电话，问过了。说他前天还在连里给一匹病马做了大手术……”边司令员停住了话语，若有所思地在屋内走动了起来，似乎还要说些什么，却终未开口。

“……”秦冬季也未敢再说什么。

“越是这样的人，部队就越是不应该让他离开啊！”边司令员终于感叹道，他那发自内心的感慨竟是那样地不安和意味深长……只有在此时，秦冬季才发现边司令员火气不可抑制的复杂性。

“可是……”营长秦冬季还是又张开了嘴。

“可是，可是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军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能这样瞎胡闹呢？什么影响嘛？”边司令员那刚刚平和下来的脸上，突然间又严峻了起来，想了想后，又有些生气地说：“告诉他，越是这样，就越是走不了！”

“……”营长秦冬季见状，就一句也未敢再说。

“好了！回去吧。”边司令员很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

骑兵营长秦冬季迅速挺胸，立正，向首长行过举手军礼，退出了边司令员的房间。

骑兵营长走后，边司令员双手背于身后，他那穿着宽大型副号军装的身子动了动，开始在几任以前就有了的红松木地板上来回踱起步子，沉思着。

边司令员踱到远离办公桌的另一面，在偌大一面墙的中国地形图前站立了下来，他双目认真地注视着位于青海、四川、西藏、新疆这四界区域的那褐色最深，标志崇山峻岭的彩色等高线最密，湖泊和江河源流也最多的玉树地区……望了很久很久，直到他的目光顺着黄河的源头寻到了黄河的入海口，看到了天津，又从长江的源头寻视到了长江的入海口，看到了上海……他才不无所思地离开了这面贴有中国地形图的墙壁。

二

秦冬季回到营部，走进军马卫生所，看到骑兵三连兽医任天胜正同副所长和刘海谈着有关藏区土著马同山丹军马及新疆伊犁马的不同，又谈着中国马同英国纯种马的不同时，就无法向自己的同龄人发起“兵脾气”。

“河曲马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军马卫生所副所长望着营长秦冬季笑了笑，接着说：

“藏区土马历史上通称‘河曲马’，与蒙古马和伊犁马并称中国的三大名马。自古马就是五畜之首，是耕种、骑射、狩猎、交通和战争的工具。自汉唐时期，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者就与藏族地区有着茶马交易，好像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唐朝

就曾把日月山辟为茶马交易地，明朝也在青海设有茶马司……” 骑兵三连兽医任天胜认真地望了一眼秦冬季接着又说：“其实，‘玉树马’，与产于祁连山下的‘浩门马’，还有黄河河曲的‘河曲马’并称为‘青海的三大名马’。而在‘玉树马’中，产于澜沧江源流地区杂多草原格吉部族的‘格吉花马’更为珍惜。常见的玉树马性情大都比较温顺，而‘格吉花马’大多性情暴烈，桀骜不驯。相传，此马原为天神赐给格萨尔王及其战将的‘神驹’……”

“玉树可是格萨尔王的故乡。”秦冬季插话道。

“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格萨尔》抄本的‘冢’^①和‘卡碑’^②里的许多地名，在玉树都可以找到，里边对‘格吉花马’也有传唱。”副所长说。

“格萨尔的故事，可是我国藏族最长的一部民间历史说唱故事。”秦冬季说。

“是的。据有关专家考证的一些资料看，‘格吉花马’实为蒙古马系同玉树等西南马的混血类群，是一种经过了长期繁衍的古老马种。”兽医任天胜认真地说。

“噢……”秦冬季有些惊异地望着任天胜。

“任兽医还研究了个仔细！”刘海笑着说。

“不过，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河曲马，都属于青藏高原地区，从特征上看，不仅骨骼健美匀称，马也驯顺机敏，特别是对高原寒冷和缺氧的环境，比起其它马来，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唐代的吕温就曾把河曲马叫做‘龙驹’，清代的吴拭也称河曲马为‘神骏’。”

① 冢：藏语音译，指用文字记载形式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

② 卡碑：藏语音译，指民间口头传说的故事。

“要说聪明，相对来说，还是那英国的纯种大洋马聪明。”副所长说。

“英国纯种马骨骼高大，形体美观，马的聪明度好，很适合于军队队列，表演，马戏等。但中国土马形体较小，马的耐力却好，使用起来很皮实……”任天胜进一步更为深入地说。

“中国马就跟中国人一样。”秦冬季终于坐在了一张椅子上，玩笑道。

“哈哈，不过中国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于体形相对矮小，动作却比较灵活。”副所长说笑着。

“不然。起码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英国洋马比较聪明，训练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也能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可中国土马就不行了！”任天胜看了一眼营长秦冬季，又望着副所长说。

“这话对。中国土马训练起来，相对比较笨，人马配合的技术含量也低，可中国土马一旦训练了出来，性子钢烈，又有耐力，突击性很强，不像英国马见有东西就有反应，就易回避，习惯性易变……”副所长望着营长秦冬季说。

“那山丹马呢？”秦冬季很有兴趣地问。

“看，骑兵营长，就关心自己的马！”刘海笑道。

“山丹马居于这两种马的中间，是经过以上这些马进行了四代杂交后的良种马。应该说，很适合于我军的骑兵训练和地理环境上的需要。”任天胜很平静地望着秦冬季那黑里透红的脸和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认真地说。

“这也正是部队以山丹马为主体的原因。”副所长补充。

“骑兵部队也就他妈复杂，训练了人，又要训练马；管理了人，还要管理马。就不像步兵那样干脆。”秦冬季望着军马卫生所里的那些药瓶药罐说。

“咋啦，骑兵营长当烦了，耐不起那份烦劳，想当步兵营

长啦？”军马卫生所副所长调侃秦冬季道。

“唉！难啊！”秦冬季望着三连任天胜兽医很有些意味深长地感叹着。

“有什么难的呢？该怎样，就怎样，不什么都好办了？”三连兽医任天胜很干脆地说。

“唉——你呀，让我怎么说好呢！”秦冬季站起身来接着又坐了下来。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什么难的呢？”任天胜依然明确地说。

“话是这么说，可事不好办啊，弄不好会更麻烦。”营长秦冬季认真地望着骑兵三连的兽医任天胜。

“什么好办不好办，麻烦不麻烦的，又不是偷了人，抢了谁……”任天胜有些不高兴了，他那张开始生气的黑瘦脸上的表情已有些难看。

军马卫生所副所长和营部书记刘海见秦冬季同任天胜有话要谈，就出了房间。

营长秦冬季和骑兵三连兽医任天胜在房间里谈了很久，一会儿平心静气，由衷而谈；一会儿声音高亢，语言犀利，情绪激动。

“你说，你说！我今天好好听听！”秦冬季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任天胜，怎么啦，偷了抢了，违犯了哪条纪律？妻子六七年不生小孩，虽属于个人问题，说起来与部队无关，可这原因不在女方，是我患了内分泌失调高原综合症，我一旦离开高原，稍加治疗和调理就能恢复正常……我每次探亲，妻子都含着眼泪对我说……”任天胜将涌到眼眶的泪水忍住，有些疲累无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说：“算了……这是我才收

到的信，你自己看吧！”

秦冬季接过任天胜的信，缓缓地打开，用无奈的眼光读了起来，当他读到“当军人的妻子吃苦受累我都认了，可我是个女人，是个有丈夫的女人，我要个孩子总不过分吧……”读着这话语，秦冬季的心里很难受，信未看完就无声地合了起来。这种让妻子一年又一年的孤独中含泪度日，自己又背着沉重思想包袱在高原部队工作的情形，他怎么能不理解呢！这得忍受多大的个人痛苦，得给自己反复做多少次工作……他骑自行车找司令员，要求转业，得到训斥后，又在司令员的房前屋后转了几圈，正说明了他的不易和思想斗争的难处。妻子总没个地方住，也是这个理。反过来，他的工作呢，骑兵连队死匹战马，死就死了，打个报告上面消减战马实力就行了，顶多批评几句，说喂养不得力，众人的事，又能将谁个人怎样？可任天胜却不是这样，他不论在骑兵二连还是在歇武三连，他认真钻研业务，经常给马做手术，不知挽救了多少战马的生命，为部队节约了多少军费开支。在玉树骑兵部队，无论是过去的支队，还是现在的骑兵营，有谁愿意罗哩罗嗦地去为马做手术呢？算是有，谁又像他那样忍受那么多个人家庭生活的不易呢！

秦冬季同任天胜在和颜悦色很不愉快又无可奈何中分了手，谁能解决任天胜那人之一生无后为大的生育小孩的问题呢？

第二天，骑兵三连兽医任天胜仍骑着自行车，穿起他那双擦得黑亮的骑兵军官带马刺的高皮筒马靴，在司令部首长大院边司令员的房前屋后转了几遭。

第三天，任天胜回到了歇武三连的营区驻地。

三

徐立平回到南京故乡的时候正值傍晚，大街两旁已是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他急匆匆地走过满目青翠、树木很多的街道，他的所到之处，到处都洋溢着新年的气息。

大街上涌动着熙来攘往散步的人群，面庞白净的南京姑娘，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相伴而行的小伙子也都留着新式的发型穿着新潮而时髦，故乡南京那六朝古都所特有的郁郁葱葱的生动和美丽，在带着一种粉香的夜色情话中向他这位久别归来的游子扑面而来。

徐立平归心似箭，他顾不得细看这又别一年的南京城的新变化，他提着两个皮包只顾在你来我往的人群中穿行着，也只有在他汇入这些追逐时尚并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而行的人群时，他这才发现了自己和大家的不同，仅自己这张黑里透红的脸就已使故乡的人们感到了极大的陌生和好奇，他从一个个擦肩而过的人们的眼神里不停地获得并加深着路人对自己的这些感觉。

虽然南京大都市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深感熟悉而亲切的，适应起来也很快，但从内心讲，他已不习惯这密度太大的人群。

为了走得更快，也为了自己的两只皮包不再妨碍别人走路，他提着两只包索性走上了大街的机动车道。当他穿过一个闹市区的十字路口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望着他那双脚上穿着的高筒军官马靴和那臀部肥大的马裤，竟好奇地欣赏了起来。

回到家中，母亲蓦然间抬头看见了儿子，又惊又喜，望着久别的儿子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等徐立平很熟悉地放好了提

包，母亲这才缓过神来：“平儿，怎么也不写封信回来！”

“部队工作忙，能回家了，信还没人走得快呢！”徐立平望着母亲心满意足地笑着。母亲倒了洗脸水，给他递着洗脸毛巾。

家中自小就很熟悉的一切摆设，好久不见，每一样东西都使他感到熟悉而亲切，和母亲在一起说话，不论说什么，他都感到愉悦。

母亲一边做着饭，一边同走进厨房的儿子说着话。待儿子吃饭时，才发现儿子这一年未见，模样又变了，人不仅显得更加黑瘦，头发也明显稀薄了许多。母亲为儿子忙碌着，她的心里不免为儿子感到不安和难过……可不管怎样，儿子现在是实实在在地就在自己的面前，能亲口吃着母亲为他做的饭菜，想到这些，母亲的心中还是愉悦而幸福的，喜庆的心情也溢于言表。

妹妹在门外就听到了邻居们说哥哥回来了，她人和声音几乎就是同时蹦进了家门。看到哥哥后，她不住的亲切而兴奋地呼唤着，好像要将这一年来除了写信就未真正喊出口的“哥哥”，在这一个时辰内就要给他叫个够。

父亲回来了，见到了儿子，却并不言笑，只说这下好了，今年能过个好年。实际上，他已在门外给邻居们从心里笑过了。

徐立平休息过一夜，将汽车和火车上这六七天来一连串的疲劳歇过，全家人已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

妹妹不停地问这问那，问骑兵，问草原，问雪山……父亲就不停地打断着女儿的问话，想让儿子一心一意地多吃一些蔬菜，他清楚地知道，儿子呆的地方是青藏高原。母亲沉醉在儿子和女儿的欢乐和笑声中比什么都高兴……只是当她每每望着

儿子那黑里透红的面庞和一年比一年稀疏变薄了的头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当初，儿子就是要报考军校，看看现在，把身体弄成这样……

吃过年夜饭，母亲就拿出一件新衬衣来：“平儿，明早换上……啊！”

“都大人了，过年还穿什么新衣服?!”徐立平笑了。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和妈几个月前就为你买的，这格子是南京现在最流行的……”妹妹讲着都市衣着的最新时尚。

全家人安静地坐了下来说着话儿，看着电视，母亲还是忍不住地开了口：“平儿，我说你就不要在部队干了，看看现在，把身体弄成了这样，妈什么都不图，你转业干什么都成……”母亲停住了话语。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在高原，大家的肤色都这样，实际上，部队什么都不缺，你就放心吧，你这儿子呀，除了脸黑，什么都好。”

“大过年的，不说这些话，由立平去，男儿志在四方嘛……”父亲笑着。

“说得好，你怎么不在四方？那你现在就去玉树啊!”母亲生气了。父母亲为儿女的事情一争执，全家就又热闹了起来。

电视里，零点的钟声敲响，屋外街面上的爆竹“噼里啪啦……”的炸响了，顿时整个城市都轰响了起来，震耳欲聋，犹如爆发了世界大战……玉树过年，太清静了！而南京却太喧闹，电视里的声音已是一句也听不见了。

“哥哥，走，我们放炮去……家里的炮还没放呢!”妹妹从桌上拿起了一包父亲买的长鞭和几盒礼花炮，拉起哥哥就往外走。

“放炮，你放，我听!”徐立平高兴地随着妹妹来到了屋

外。

“那可不行，过去一直是你放的！”妹妹顽皮了起来。

“那我不回来，你还不放炮了？我看你买这么多的花炮怎么办？”徐立平激惹着妹妹。

父亲和母亲走了出来，由衷地笑着。

“那可不行！”妹妹说罢，见对现在的哥哥来硬的已是不行，况且自己也已上了大学成了大姑娘，就又在哥哥的身边，用小嘴对着他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母亲见状，就对父亲微笑着嗔怪女儿总是长不大。

徐立平听过妹妹的悄悄话，愉快地拿起了火柴，给妹妹点燃了那长鞭……随着一串鞭炮的炸响，又给这南京城平添了几分热闹，母亲捂起了耳朵，父亲放声爽朗地笑着，妹妹更是在来来去去中躲着又靠近着。全家人沉浸在节日团聚的欢乐之中。

等门外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炮竹的纸屑，一家人回到了屋内，妹妹就将一位姑娘的照片从自己的笔记本里取了出来，交给了哥哥，并要求哥哥为全家人唱一支玉树的藏族歌曲。唱藏歌，是徐立平每次回家必须为妹妹准备的保留节目。

看过照片上的姑娘，徐立平乐了，是上高中时的女同学，当时她是外语课代表，自己是学习委员。他将照片友好地还给了妹妹，想了想，就唱起了扎西卓玛曾教给自己的那首藏族歌曲《美丽的玉树》：

雪域河源好地方
格拉丹冬雪山闪金光
皑皑的河谷清亮亮
滚滚的碧水绕帐房

江河源头好风光
通天河水宽又长
牛羊成群草原花儿香
牧歌回荡四野吉祥

长江黄河美名扬
玉树河源是故乡
雪山草地高原上
流淌着母亲河的希望

徐立平那日渐成熟了的男中音嗓音，加上藏民族那特有的高远而富有穿透力的音乐旋律，已使妹妹不住地为哥哥喝彩……她双手打着节拍，一边聆听着歌词，欣赏着哥哥的嗓音，一边品味着这异域歌曲那独特的风格和乐感。

四

时间过得很快，春节几天的热闹已过，中学时代的同学少明、大勇和苏燕已知道徐立平回到了南京。于是，同学们你来我往，今天上你家去，明天到我家来，又热闹了起来。

一天傍晚，一位结婚最早的同学，领着过年才娶的新媳妇突然跨进了徐立平的家门，着实使他吃了一惊。欢歌笑语中他才明白，原来那在班上看起来最厚道老实的男同学，在找对象上，却的确有着成竹在胸的韬略和能力……建辉带着自己可爱的妻子走后，此等大喜事着实让徐立平乐了好几日，却也让母亲羡慕感叹了好几天。妹妹却只是抿着嘴笑，并自豪又肯定地

说，就凭哥哥那动听而男子气十足的嗓音，也会早晚给家里领回个漂亮媳妇，给她带回个好嫂嫂来。

元宵节这天，同学们为当兵从戎的徐立平搞了个聚会，他的到场，着实让大家高兴了一番。因为每次聚会，尤其过年，缺席的就是他。为此，少明提议将聚餐搞得再丰盛些，热心好动的女同学苏燕就又去买了很多的各种罐头，放在了已摆满各种水果的桌上。

大勇摁响收录机，拉起身边的几位同学跳起了迪斯科，使站在一旁助兴的男女同学们不停地加入，聚会显得热闹而风趣。

在苏燕的一再邀请下，徐立平也离开了坐椅，为大家跳起了藏族舞。他那并不地道的藏族土风舞，却使同学们个个大为惊异，也连连叫好。那位同徐立平的妹妹一起照相的女同学，更是情不自禁地望着徐立平投去了热诚的眼波……

舞会过后聚餐中，徐立平总是望桌生叹，他看着堆满一桌的各种罐头制品未吃一口，同学们在面面相觑中都为之纳闷时，他这才说，自己一年四季，在青藏高原能吃到的主要就是这些罐装的食品，每遇过节，闻见这些放有防腐剂的罐装食品的味儿就难过。大家听罢，在惊讶中说没想到徐立平的生活竟还是高水平，徐立平苦笑了一下，并不加解释。

聚会进入高潮，当同学听说，再过一个星期徐立平就要离开南京回部队时，就都和他这位穿骑兵马靴和马裤的军人合起了影。有位同学还认真地称他为班里唯一的边防军，徐立平便说：“自己只是驻守在青藏高原腹地江河源头的骑兵军人。”

闻听此说，女同学们个个都投来了惊羨的目光，男同学则在报以热烈掌声的同时一个个又生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面对一提青藏高原所带来的同情，徐立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些过去在学生时代总感到自卑的同学，当听到徐立平是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工作时，想想自己现在的优越生活地位和条件，他们的表情很自然地由自卑转为了高贵，那些已拥有了大把大把钞票金钱的同学，则更显得趾高气扬，傲慢了起来……望着同学们各种各样的笑脸，徐立平的心里是坦荡的，他不仅由衷地希望在坐的所有同学都有钱，也希望他们个个都生活得幸福和富有……只是他没有勇气将这句话出口，因为也许他说了出来，反倒是没有一个同学会认为他是在说真话，而事实也的确是，只有他自己明白并在意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责任。面对同学们对他盲目的羡慕和无端的鄙视，徐立平感到无奈，认真说来，一个国家，军人的权力至高无上，那这个国家将是令人悲哀的。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混战和一个班长可以管制一个大工厂的时代，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都会立刻忘记。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队里的军人，在社会上没有一点地位，那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危险的。

徐立平尽可能地将自己离群了的思绪拉回到相聚的同学会上。

少明突然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这伴随着中国几代人出生、长大的歌声，这几乎每位同学都会唱的歌曲终于再次将聚会的气氛推了起来，大勇端起一杯葡萄酒同身边的同学们碰起了杯……

歌声落下，同学们自由畅谈了起来，几句话说过，大家在一起唯一的共同话题就又转到了金钱上，在这个以金钱为生活目的的社会时尚里，大家除了挣钱，还是钱，更有同学认为，先争取到一定的职位和权力，才是确确实实地真正有了钱。

徐立平感到自己同过去很要好的同学之间，现在共同的话